湘江对话

打破“人设”，为时代奋斗者造像

——对话谢子龙

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李婷婷 实习生 瞿晨烨

“搞怪达人”王宝强，现实中其实很安静；“铁娘子”董明珠，爱笑、健谈、温柔；“商业大亨”柳传志，是一个会说快板的“段子手”；“教育大咖”俞敏洪，面对镜头很活跃，很“臭美”……

这与湖南省摄影家协会主席、谢子龙影像艺术馆馆长谢子龙之前设想的，不太一样。他们是各自领域的精英，却都是从草根一步步奋斗走到今天。用时7个月，谢子龙对他们进行拍摄，倾听他们的故事，捕捉他们的神态，遇见他们揭下“标签”、打破“人设”后的另一面。

近日，《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中国精神·中国梦影像作品展》在谢子龙影像艺术馆展出。作为改革开放40年的参与者、见证者、受益者，影像创作者谢子龙以改革开放过程中各行各业涌现出来的富有代表意义的杰出人物为创作对象，选取40多位典型代表，以影像的方式呈现了他们的精神风采。

这里有一个国家辉煌的传奇，也有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近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对话谢子龙。他说，为时代奋斗者造像，也要致敬为幸福奋斗中的自己。

真正站在你面前的，是个活生生的人

新湖南：我们知道，《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大型影像创作工程作品展，你拍摄的这40位，都是各个领域的“大咖”。拍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人或事，超出了你之前的预想和预期？有什么让你觉得特别惊喜的小故事吗？拍摄前后，你对他们的感受和理解，有什么不同吗？

谢子龙：有啊！董明珠就是很好的例子。之前我们理解的董明珠的“人设”，是一个很刚很硬的“铁娘子”，我们也希望拍出她的这一面。但采访和拍摄过程中，她全程都在笑，面对镜头的状态非常放松，与我们之前的预想完全不同，她有着十分随和、温柔的一面，情商高，有魅力，我们之前预想的那种状态，反而拍不出来了。没有进入到工作状态的时候，她其实很柔和。

再比如柳传志，他讲话能力非常强，他就是一个段子手！会和我们的摄影助理开玩笑，让大家在愉快中完成拍摄。当时我们团队是直接从广州到北京拍他，所有人都还穿着短袖，但北京非常冷。一个摄影助理戴了一串佛珠，柳传志就跟他说：“你这个串儿是用来保暖的吧？”更有趣的是，他还在现场给我们说了个快板。每个人想跟他合影，他都一一答应，没有一点架子。

俞敏洪也是，一开始时我们还担心他会不会不善于肢体表达，但他在现场是表情最丰富、身体语言最多的，他会给你出主意，你们要不要拍一个我这样那样的姿态？在这之前，你可看不出他其实是挺“臭美”的一个人。

所以，这次拍摄我最大的体会就是，他们过去在媒体的包装和光环下，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标签，或如我们现在常说的“人设”，但是真正站在你面前的，是个活生生的人。他们有非常平凡的一面，一个揭下标签的、打破“人设”的状态。比如王宝强，私底下其实是个很安静的人。

新湖南：给大时代的奋斗者造像，具体实施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比较困难的地方？你如何破解？

谢子龙：遇到过很多困难，情况层出不穷。首先，这些嘉宾都是大咖，第一大问题就是沟通与认可，让他们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和拍摄，进行一次真正的心灵沟通。

其次是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几乎每个嘉宾都有时间变更的时候，我自己也在经营企业，时间非常紧张，而且在拍摄时，他们的时间都是按分钟算的，彼此间错过了一分钟，可能就需要重新预约时间和地点。完成40个人的拍摄，足足用了7个月。

空间上，有很多拍摄，我们到了现场之后发现，那里根本没有办法拍照，我们必须提前去踩点，确定好环境，而且我们用的灯具都是电池类的，因为很多现场想要找到电源都不可能，或者是空间小，很难展开。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去解决，让这个环境与拍摄对象发生真正的联系。

都是从草根一步步奋斗出来的

新湖南：为什么想要创作“幸福是奋斗出来的”这个主题？你如何理解“幸福”？

谢子龙：最开始，作为一名企业家，企业运行得非常成功；企业走上正轨之后，我就想回报社会。我理解的幸福不单是物质层面的积累，精神层面的追求会带给人更多的幸福感。

所以，当时有几个想法，第一个想法就是做一个中国最好的公益艺术馆，2017年9月16日，谢子龙影像艺术馆正式对外开放，这也是亚洲最好的影像艺术馆之一。我希望它能有博物馆的功能，让人看到过去的历史。我们常说，“有图有真相，无图无历史”，我希望它能够让中国的视觉记忆回归到中国来。

另一个想法，是希望创作一系列自己的摄影专题。2017年1月1日，我和几个朋友吃晚饭，听习近平总书记的新年贺词，有感而发，当时就想，每年从习总书记的新年贺词里提取一句话，将它变成一种视觉表达。2017年，我创作了《撸起袖子加油干》摄影展，拍摄了全国88位劳动模范；去年就是这组《幸福是奋斗出来的》，选取了40位在不同领域通过自己的奋斗追求幸福的典型人物进行拍摄。

新湖南：作为展览的策划人和创作人，如何将你对“幸福”这种的理解贯穿到拍摄中？比如，为何是这40位典型人物进入了你的镜头？

谢子龙：在拍摄之前，我们与联合主办单位南方周末报社反复讨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拍摄清单。最终选择的群体，包含了商界、教育界、文学界、医学界、科学界、体育界、艺术界等各行各业最顶尖的精英。

我在拍摄他们的时候，他们都已经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成绩，但他们全都是从草根一步步奋斗出来，通过努力奋斗去追求自己想要的幸福，这也是我的选取标准和拍摄初衷。

拍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共同的特征是都有“执念”，对他们做的事情非常执着。这是他们成功的首要因素。在我们的采访中，他们每个人都有很强烈的感触：他们成长于这个时代，政策的开放让他们有了机会；正是凭着各自身上的那股子“劲”，他们才有了今日的成功。

今年创作《我们都是追梦人》，回到年轻人梦开始的地方

新湖南：你是如何让影像“说话”的？我看到展览中采用了纯肖像和环境肖像摄影两种不同的方式。

谢子龙：纯肖像摄影，我们可以非常真切地看到这个人的脸部特征、表情神态，及其传达出来的强烈个性；环境肖像摄影则通过人物与他们所处工作环境的融合，场景化地体现“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用这两种方式记录、呈现同一个人，观看感受是有区别的。纯色背景下的纯人物肖像，人与你是直视的，你会更多地关注人的状态，从而产生一种直接的震撼力。环境肖像其实是在描述这个人与他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因为没有人是脱离自己的环境而得到幸福的。

我还用到了视频，由人物自己讲故事。当你看了这个展览之后，你凝视他们，了解他们的内心，看到他们的环境，同时倾听他们讲的故事，这个专题就完整了。再通过突破常规的展示形式，将人与人链接在一起，产生共振，你就会感受到一种力量。

新湖南：创作完成这个项目之后，你现在如何理解“奋斗”和“幸福”的关系？

谢子龙：是这样，奋斗了还要看机遇，但奋斗一定是幸福的前提。

我们要感谢这个时代。如果没有这个时代，可能这一切都没有办法去完成，或者幸福也没有办法去把握。我们有了这样的机会，再通过奋斗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新湖南：2017年创作了《撸起袖子加油干》，2018年创作了《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今年有什么重要的拍摄计划？

谢子龙：今年的计划会延续过去的方式，从习近平总书记的新年贺词中提取一句话，作为拍摄主题。

今年我选择了《我们都是追梦人》主题。

但今年这个专题，可能会比过去有很大的变化。梦想有开始的地方，有实现的地方，我们依然会采用纯肖像摄影和环境肖像摄影两种方式，同时拍摄这些追梦人的形象，回到他们梦开始的地方。今年还会采用大量的文字和视频，比如搜集他们的相册、资料，用文献的方式，讲述“梦想是怎么实现的”。

总之，今年我们的对象人群一定是年轻人。可以这样说，“劳模”代表的是过去，“奋斗者”代表的是现在，“追梦人”代表的则是未来。

今年我们会集合这三个展，在中国美术馆做一个巨型展览——《我们，中国人》。并且还会在谢子龙影像艺术馆做一场联展，就叫《老百姓》。

（谢子龙，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摄影家，收藏家，湖南省摄影家协会主席，谢子龙影像艺术馆馆长。）

梦圆2020

又见白鹭

刘代兴

那天在家中的厨房满身油烟地忙乱，忽然瞥见窗外的小溪里，有几片白色的云霓在飞舞，像白莲花在水面上盛开。我眼睛一亮，惊叫起来：啊!白鹭。

我的家乡她被称为鹭鸶，我喜欢这种常见的身姿轻盈的“小小鸟”。小时候读王维的诗：“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从此对白鹭心有戚戚然。你想想，早在一千多年前，她就成为鸟中的明星，云中的天使，进入了田园诗人的眼帘，以她无与伦比的清纯与洁白，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国人。可是，很长时间以来，不知她去了哪儿，难觅踪影。我只能转身回家，在古典诗词中，偶尔寻到她的芳踪。她多像水中的仙子，站在如镜似鉴的水中顾盼生姿，风情万种。希腊神话中的纳克索斯，因自恋而溺水夭亡，化作了水仙，我却一直认为，在中国他定然是化作了鹭鸶。

喜欢白鹭，还因为童年的蒙昧。小时候，在乡村的田间地头，时常见到她的身影。我们是一群野孩子，喜欢在田野四处奔跑追逐。见白鹭近在咫尺，却又那么遥不可及，真希望能够像她们那样，自由自在飞翔在云端。像天使一般，不仅有着优雅的身子，洁白的衣裙，还有一颗温柔善良的灵魂，她们在不远处舞蹈、歌唱，在向我们招手问候。于是我们在田埂，在小溪边，在收割了庄稼后稻茬满地的田野上，大声尖叫地追逐它，往往是满头大汗筋疲力尽而声音嘶哑，但每次都无功而返，有一次甚至是狠狠地摔倒在地半天也爬不起来，却还一边流泪，一边大笑。

搬来这小区已有十余年了。这里曾是郊区，家门前的这条小溪，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小天河”。请想像一下，在你居住的屋前，有一条小溪涓涓流过，夜里有叮咚叮咚的水声从梦里潺潺绕过，会是怎样的逍遥而惬意啊。可是，过去这条小溪一片污浊，满是秽垢，垃圾成山。风起的时候，会有一阵阵的腐臭在空气中扩散，刺激着附近居民劳顿而紧张的神经。每临雨季，洪水便会冲上围堤，爬上低岸，伺机侵占他人家园。小溪对面的那一大块农田，自从数年前被圈起来以后，一直荒芜空闲在那里，不长庄稼，只生杂草，群蝇乱飞。鱼儿不见了踪影，鸟儿更是销声匿迹，这曾是我长期的心痛。我不是为自己居住的小区品质低端而羞愧，而是为自己居住的这个城市的环境而忧虑。

今年暑期，趁儿子放假回家，我带他与朋友们一起去云南，从丽江骑行至大理。沿途所见的自然风光，过目皆成美景。一路上见到的蓝天白云、雪山湖泊、山林绿树、田畴豆苗、山花野果，无一不让人心醉，仿佛回到了童年。在大理的洱海公园沼泽地，同伴突然躲到一棵树下，示意我不要吱声，悄悄地靠近他，我还以为他是发现什么天象奇观。他暗暗指点前面的水草地上，有几只白鹭正在水里悠闲自在地觅食。他让我猛然大声喊叫腾跃，打破它们的平静。他这是在策划排练一出“惊起一滩鸥鹭”的戏剧，好让他拍摄白鹭展翅起飞那一刹那的美妙情景。在我的紧张配合下，同伴终于成功抓拍到白鹭起飞时那动人的一瞬，这让我倏地穿越回到自己童年的场景，我甚至想像，这是不是当年自己追赶的那一只白鹭，如今，它已迁徙远方，在异地长大成家了。

不曾想过，回到家中，竟又能在窗台与她们不期而遇。

近年来，小溪得到了疏浚，水更清澄了；两岸砌起高高的堤坝，溪水不敢再撒野了；岸上种植了缤纷的树木花草，生机盎然，绿意一片，让人呼吸更甜美了。对岸那片荒地上，叮叮当当立起了高楼，还拉通了沥青路，有了欢声笑语，花香鸟鸣，更有并肩成双，依偎成对的身影晨昏间在小溪边徜徉。居住的地方，一天比一天舒适，心情也一天一天舒畅。见白鹭起起落落，在浅水里觅食，悠然地漫步，或单足伫立，入定般修行，真像遇见久别的朋友。她们是从哪儿飞回来的呢？她们不会再离开了吧？

有鸟儿栖息的地方，也该是人们宜居的地方吧。有鸟儿相伴，岁月才会安好。每天都要在厨房里转悠，做的是饭菜，咽下去的却是时光。白鹭让我明白：生活，不只是厨房的油烟，还应该有像她们一样翩翩飞翔的诗意和远方。

春节刚过不久，东南大学日语专业大四学生、志愿者卢灵舢，到安化烟溪镇柘溪水库给烟溪完小二年级的学生上课。

她在微信中留言：“分享一句最近喜欢的话：不要害怕你的生活将要结束，应该担心你的生活永远不曾真正开始。”以下是她的感受、体验记录。

遇见他们，我的心融成了蜜糖

卢灵舢

这不是旅游

车晃了许久。被晕车药抑制着的中枢神经懒洋洋地沉睡，却被一声肯定式的疑问所惊醒：“这是到了吧？”

我闻声而起，眨着眼睛环顾四周。中枢神经瞬间的兴奋，让我知道它其实等待已久。

一道街，一座桥，一条河。街旁商铺林立，各式各样，对满足生活基本需求而言，可谓一应俱全。我目不转睛地观察着这个即将停留两天的小镇。简单无比的环境，却因陌生而显得格外新奇。旅游是从一个自己活腻了的地方跑到一个别人活腻了的地方，我突然想。可这不是旅游，说成旅游未免有些轻薄；但也不是重任在身那般的紧张，需要深呼吸、做好心理准备。或许应认真做好该做的事，观察，吸收，思考，还有享受这份难得的时光。

下车，进房。放完东西一起迫不及待地“出去转转”，一条街没多久就快走到尽头；晚饭后又出门散步，沿着河七拐八拐，小镇大致又被摸了个遍。商铺早早关了一大片，女人抱着小孩坐在街头，男人叼着烟慢慢踱步，老人拎着菜匆匆往回走。我不敢去想象自己长期生活于此，我不想带着一种怜悯开始明天的工作，怜悯必然附着优越感和自我中心的影子，我只能尽量把它转化为对自我幸运的感恩，转化为奉献的动力。

我的心被融化得一塌糊涂

第一次去烟溪完小刚好赶上放学。

孩子们叽叽喳喳地排队，老师声嘶力竭地叫喊，一群小脑袋随着我们进门转过来，大眼睛滴溜溜地往这里瞟。顶楼的高年级大孩子们也忍不住好奇地探头向下，对上我的视线，又有些害羞地转过去。

步入一二年级的走廊，一声又一声稚嫩清脆的“老师好”随着我们前进的脚步此起彼伏，好似波浪。没见过这样阵势的我有些不知所措，七零八落地回应着：“你们好”“注意安全”“快回家”，表面上淡定地微笑着，心里早被融化得一塌糊涂。

啊，这就是我明天要在讲台上面对的孩子。看着他们背着书包蹦跳着远去，我忽然对当下失去了实感，宛如飘在棉花糖上。

晚上跟莉湘又排演了几遍课堂实操，临时换了视频。我似乎比她要紧张，在心里一遍遍复述与默念。明明对于当众讲话这件事也算身经百战，这次却格外没底。

二年级的孩子，今天去学校考察时，黑板上的板书还是拼音。这样小的孩子，能不能理解视频的内容，能听得懂我们在讲什么吗？会有人积极举手回答问题，而不至于冷场吗？

“姐姐，你下次还来给我们上课好不好”

担忧是有意义的，但似乎也有些多虑。孩子们的积极有些令人吃惊。想必是这样的上课模式与内容少见，他们感到新奇，一只只小手举起，或者在座位上就七嘴八舌地回答起来。

一个蓝棉袄的小姑娘最让我印象深刻，上课总是坐得笔直，回答问题也条理清晰，笑起来乖乖甜甜，看上去是标准的“好学生”。小姑娘上课时有个地方不懂，我一时难以解释，让她下课再来问。下课她挤到我身旁，眨着大眼睛问我问题，认真汲取知识，孜孜不倦地钻研的样子，又让我融化了一通，融出来的都是软软暖暖的蜜糖。

在门口，孩子们把给他们分发糖果的我团团围住。有的大胆找我要糖，有的羞涩地扯我衣角，有的大声喊“谢谢姐姐”。有位小姑娘抬头望着我的眼睛，似乎是鼓足了勇气，快速说了一句：“姐姐，你下次还来给我们上课好不好？”我愣住了，一时不敢回望她充满期待的眼睛，不知如何回答。

跨越山河4小时的跋涉遇到了你们，一堂课，一个交点，然后离开，不知何日再见，这是可能性最大的结局。我想说些什么来敷衍，比如两个简单的字“好呀”，但又有些说不出口。我被人流推出门口，小姑娘的问题就这样消散在空中。

也许我应该再回到教室，去给她一个答案。

未来，我还能再带来些什么

我能为这些孩子做些什么？

空调，电脑，金钱？物质的资助是简单的，心灵的资助太难。

教育，在体制框架中持续着某些畸形的状态。初中，高中，大学，历经一系列军事化管理、填鸭式背诵、机械式刷题和许多无意义价值的竞争后，教育能不能保证一个人的灵魂在这些“磨砺”后依然发光？

我看着这些低年级的孩子们，总担心这样的灵魂在今后被污染。但总有一些善意、一些温暖，是种在孩子们心中的种子，希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太阳慈善助学基金会所做的，也正是这样一些善意的播撒吧。

无法改变太多，但能尽力而为。

这次我带来了一堂课，一颗糖，收获了许多友谊，还有可以与无奈数量等同的温暖。未来，我还能再带来些什么，收获些什么？

一段漫长的、走不完的路。我要坚持走下去。